



冊府元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五

帝王部 十一百五

督吏

天津圖書
館藏

天津圖書
館藏

楊文舉
藏書
見山房
藏書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
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安其業上下熙洽
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不競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
脩舉幾於曠廢或以城裂為簡或以苛刻為公官邪而姦生
密而俗弊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号令誕布教條周
旋敷諭丁寧歛密乃至形於敷勗以儆其違峻其舉察以懲其
枉乃至承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訓之以裕蠱逮乎寇
切姦軌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急其勸課斯以敏政之大端責實
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

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爲吏詐

吏吏以爲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年食苗根盡也縣令丞長吏

也郊法與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當治而其令知情反佐与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

非同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

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赴滋亦南陽有梅免百政梅百皆楚

有段中杜少中讀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莞主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縛辱郡守都尉

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其食趨讀小群以百數掠鹵郡里者不

可称教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使督之出爲使者猶

弗能禁禁居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以軍與之法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

其渠率渠大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爲郡無可奈何於

是作沈命法沈是沒也敢藏匿盜曰郡盜起不發而弗捕捕品

者品率以大數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無死其後小吏畏

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不使不言府郡府也累力

切瑞故盜賊寔多也寔新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

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王王之隆明先帝

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

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歸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正其各安在上計簿具文
而已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
卒徒自給者皆止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旧章也故絕之
又曰先帝武帝以用度不足自以有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
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經以爲利所得
多於本祿故絕之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十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
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祗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
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
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
子大雅所難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涼惟先帝憂人之
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未歸本而今貴戚近親
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
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加
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
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
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
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列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

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同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徒州郡也是以庶民多非人氏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三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雨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令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止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

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初和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連督州郡兵之

連音甫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大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得秉統未明以招妖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

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姓錄因徒理寃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政典無爲百家庸未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理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贊禮義不與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其人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惡遣此朕所以垂拱揔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大康九年春詔曰貞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與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郡官舉清能拔寒素元帝大與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雄肆暴皇網弛墜顛復大猷朕以不能統承洪續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卅枚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林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維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閹塞之責各明奉慎行

後魏明帝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多連慢前後怠墮數加潛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克之不聽懲發於民文成大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即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

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
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各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仍乃輕比
年已未雜調殘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
折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
以死罪申告天下称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卅牧觀民宜置
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
允裏朝綱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
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
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大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實懸
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盛典治道之實要諸
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告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
今賊盜並興侵劫茲甚冗姦之聲屢聞朕聽承大平之運屬千
載之期思先洪繼惟新庶績亦望藩翰郡司敷德宣惠以助冲
人共成斯美辛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
見德於當世有司明其條禁称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
涼去秋淫雨洪水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
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
督未入及將來租筭一以正之有司免加勸課以要來穰称朕
意焉

九年帝牽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禧等曰
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

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先化中原臣雖
仰稟明規每事率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
合刑憲帝曰若朕言非卿等當膺臂應論如何入則順旨退則
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又謂尚書
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
之任樞機是司豈惟摠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
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
又不嘗進一貫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
稽遲旬月之間總一覽決淹獄又詔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
因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今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
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司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斐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鄧道元都督河
間王琰討之停師城父累曰不進勅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
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

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
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為漁獵朕所以夙
與夜昧有揚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為諫議比來何為
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
忠讜後善如流者因常獲安化洽聲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
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何嘗不困敗身亡以為後誠陛下
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裝誘愚臣使罄朦瞽
臣實慙焉駕下不稱萬戶祿素食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等謂曰
興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東封觀諸刺史
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尽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
人比望有經綸之才遺逸數澤者乃聞多是不弟進士豈實無
人物可言爲復卿等不能用心蔽賢濫舉殊不成求賢之意何
也圜師等引啓而退

中宗與龍元年十月令内外諸司長官具僚佐功過逆相最勵
免脩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彈糾如聞
百寮非常弛慢即宜訪察聞奏其如寬縱固有常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正本郎官之選實藉良才
如聞諸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煩業惟養望凡厥案牘每多停
擁容縱典吏仍有貨賂欲使四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
改宜令當司長官殷勤示諭并委左右丞司當其有與奪不當
及稽滯稍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言職事吏部負
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滯詔曰朕居萬人之上以百姓爲心
常恐有寃不申有理見滯憂勤庶績霄旻與懷且六官分事四
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其妙選須稱其職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
昨者試令詢問遂有如此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編令式令使隹法科責乃是尋常但爲積習寬疎得申
明告諭自今已後宜各懲革若有犯者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苟無所施雖立安用朕以
寡昧纂承丕業夙夜林場恐不克勝馭朽徒知其所危步川罔

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未嘆思常罪已冕旒不欲見其藏否難續不欲聞其是非隱思含容十載于茲矣不能使令禁令止訟息刑清家習禮讓之教人知廉恥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洛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剝削我黎猷處事不遵乎法理黷貨不知其絕極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殊死且後杖罪以肅朝端可於朝堂集衆決殺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賄至解免以上縱使逢息獲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糾舉多有顏情網紀不施誰任其各又府縣察案上下相承犯法公然無聞按語若或知而故縱即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臣宜悉朕焉

十一年六月帝謂帝臣曰尚書有諸曹事多因循頗虧格式爲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當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冤不獲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誣州縣有好長官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縣令嚴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歷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典化阜俗使吏無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聲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窮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官刑糾繩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旧典以清時俗類詔長吏精擇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素無令問因依請記戶曠祿位邪柱附法懦弱廢官人弊於下

怨歸於上閭并減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明職守共副憂勤者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闕掌同其任舊例補署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害自今後別駕縣令錄事參軍有犯藏私並暗弱老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者並委觀察鄴度等使與本州刺史許會訪察奏聞與贊其犯贓私者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及無贓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餘官准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鄴度使具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鄴度管內不能勾當郎官御史出入訪察奏聞

宣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圖於茲七稔每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賑優貨恩致致又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以聞於是宰民臣等表賀焉

文宗大和六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常務巨細所裁官吏移攝將士解補占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止本判官不能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郎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云施之歲久或緣礙于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參軍備列論於刺史具以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

舉後來者無以申明其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令錄事參軍刺史委中書門下具名聞奏別議殿責又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縣州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須共參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明明並須連坐冀得人展其才官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無問有職無職並不在原免之限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蕃隅受人主之寵榮同國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貧賤優羅聲色以自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顯貴必受陰誅自今後請責其成效專彼事權使得展意尽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徭有利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慮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別爲辭絕連夜之酣歌務尽忠之讜論常准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師應有論薦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懦失職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爲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等所言甚爲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總行則千岐共貫宏網一舉則萬目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目休率肖臆者心勞目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尽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九閔庶政玄有區分久不舉行遠至

隳柶宜准旧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
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磨署者其文
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領自寫錄一本按尋或因顧
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庶察則守法奉
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尋倫攸叙所謂致道不繁何必期年
告諭催提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
行及曾登華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奏覆施行
閱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院注擬考
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六

帝王部一百五十六

誠勵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周禮
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
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国有大刑斯所以允釐百工慎乃在位
勉脩厥職無從匪彝也故詩曰凡百君子各恭爾身傳曰惟德
惟義時乃大訓斯乃王者欲物得其坎人不踰閑去未歸本有
耻且格故誕告多方申明約束使其感激自勵遠罪遷善無遠
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訓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

欽哉惟惟天工各敬其職惟是乃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為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共明

明有別黜退其由者升進其明者否帝曰呼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

衆功皆廣三苗由閭君臣善否帝曰呼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帝曰呼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

日俞道近也言居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予欲左右

有功汝翼民佐而助也助我所有之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治之功

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星為

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作會宗彝畫五采也五采成此

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藻水草有文者大為火字獸為兩已

為飾華蟲藻火粉米黻黼絺繡水采若聚米黻若斧形獸為兩已

相背尊之精者曰以五采彰施於采作服汝明下諸侯自龍衮

而下至黻黼士服藻火大夫加粉采上得蕪下不得蕪上予

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

治德及忽急者又以出討仁義札智信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我違道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面從

殷湯既出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

怡淫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法承天

美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

不蔽善人不蔽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周成王封康叔為衛侯作酒誥康叔監殷民化王若曰明

大命于妹邦大教余於妹國妹地各討所都朝敬以此是乃

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法度

邦士越以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大正其官御治事吏朝久勅之

惟祭祀而用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知惟天作酒者惟為祭祀

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知惟天作酒者惟為祭祀

天降我威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亦無非以酒為亂德

言酒本為祭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行亦無非以酒為亂德

祀亦推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行亦無非以酒為亂德

焉酒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治事謂下群吏教之皆

也

無常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日

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日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藏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日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子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

德則子孫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當使

其當勤種黍奔走事其父兄行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心

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率車牛載其所求易所無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其父毋善子之行也乃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綉衆士有爾大克羞考推君

爾乃飲食醉飽醉飽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

丕惟日爾克未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文曰汝能長觀省古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戒用遠於祖考矣能進汝無幾能進饋祀

逸之道用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德為用遠則此乃信任王者正

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未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

長不見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故我

至于今克受之殷命以不厚故我周家至于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

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

相之臣不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其輔佐畏相之臣

敢為非有恭敬之德也不矧曰其敢崇欽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

敢自寬暇自逸矧曰其敢崇欽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長言皆化湯畏祖之德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

百姓里居致仕百官族姓及卿大夫罔敢酒於酒不惟不敢亦不

朕徒不取志在助君法亦不敢暇飲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祇辟所以暇飲酒惟助其居成王道明其德於不我聞亦日惟在

今後嗣王酣身其嗣王紂也正樂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重施其正令於民無顯明之誕推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德所殺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之誕推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推其縱淫泆于非彝用

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厥心疾狠不克

畏死紂疾狠其心不能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

於殷國滅紂聚罪人在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民怨紂不念齊聞其德

為天大行淫雷惟庶群自酒醒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受于

殷惟遠紂衆群臣用酒沈荒星穢聞在上天故天非聖惟民自

速辜言此為天下所立天非王日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

親行之我古人有言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於水監當於民監

此為戒撫失天其可不大視予惟日汝劾必殷獻臣劾國也我推

臣信用之善侯甸男衛矧大史交內史交接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

實典法所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

服事服行美道矧惟若疇圻父簿違農父圻父且敬慎況所順

疇召之司馬乎况能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父也

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於酒手厥或誥日群飲

汝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群聚飲酒不用上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師盡執拘其擇罪飲酒者以歸於京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

于酒勿庸殺之紂日及乃沈酒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

斯明享惟其新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直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人若不憂汝乃不索汝政事是汝

同於見王日封汝典聽朕汝當常听念我勿辯乃同民酒于

酒辭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又作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王曰

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之言當與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

於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通民

汝若恒越日我有師師我惟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日司徒司馬司

空君族日我罔厲殺人日我無厲雷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而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故文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徂

姦宄殺人歷人宥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有

勞之敬肆以見厥君事哉敗人宥民以當見爲君之事察民其以

過誤我敗人王啓監厥亂爲民治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日無胥戕

無胥震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雷殺至於敬養寡弱至

於存恤妾婦和令見冤枉王其效邦國越御事厥命曷以其效

實國君於御治事者知其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長

教會所施何用不可不勒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長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惟日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爲

此監所復罪當務之惟日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爲

厥疆畎其列脩治爲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之惟若作

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如人爲室家已勤土垣之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

其教化亦須禮今王惟日先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後

義然後治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親仁善鄰爲兄弟

爲近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親仁善鄰爲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和集衆國大來朝

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和集衆國大來朝

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國大平已能遠拓其界

又成王既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王曰嗚呼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有司慎乃出令令出惟弗行惟反子有官大夫

已上難而戒之使教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以公滅私民

其允懷情則民其信私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先言當

古訓義後入官法乃不迷錯事其爾典常作之師無利口亂

厥官其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蓄疑敗謀急忽荒政不學

墻面益事惟頌人積疑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

鄉士功業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難此言鄉士舉其

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位不期驕祿不期後與驕不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後期而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

自來驕後以行已所以速亡而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

無行作德必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而名日美為僞飾巧百端

於心勞苦而事居寵思危罔不惟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

畏若乃不畏則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賢能相讓俊入

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賢能相讓俊入

也亂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以汝之功能

率非其人惟亦王曰嗚呼三事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

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文以佑乃避未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

所治官政以助汝所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乃無斁我周德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疆母攘弱衆母暴寡老嗜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為吏詳自吏以

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羊食苗根也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

盜甚無謂也而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謂盜也當治其令二千石

各脩其職事不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切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止暴邪養育群生

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亂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称遣使客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舉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大灾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

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而各執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政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灾變則正其行事脩德以應之辟公孜孜帥先僚百輔朕不逮

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苛刻之恕者仁也仁者心度於物

後漢光武時馮勤爲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

善自終乃因謙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

竟以中傷至今未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御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

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於遂受誅雖復誅加賞賜賻祭不足以

償不訾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訾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

誠能尽忠於國事君無二則賞爵光乎當世巧名列於不朽可

不兔哉勤愈恭約尽忠競称任職

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

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

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在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子

違汝弼汝面無從朕肫之正義也群臣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

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称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

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耒群公庶

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荼驗有司明慎選奉
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寬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
雅折難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
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耒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
貴理賤今日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風威朕在弱冠未知嫁
穡之艱難區區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者在
事事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免脩厥職刺史二千
石詳刑辟理冤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
無對雨黎民流離因無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
何辜令人三公朕之腹公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
擇良吏今猶不敢競爲苛暴侵愁小民小求虛名委任下吏假
報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詭起巧法析律節文贈辭貨
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
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廖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
垂可收獲而連雨未霽惧必淹傷夕惕推憂思念厥咎夫霖雨
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劾鄉吏因公生
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春衰老授几杖
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群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棟柱相半長
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

稱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
遭末初之際人離荒危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
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畜久長嫁娶
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
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情任訖不奉行秋節既
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桓帝未興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
空發勅已脩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
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未平故事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大尉司徒司空曰天瑞不虛至
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祲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
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
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大祖征孫權使臨蓄侯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
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又
代郡烏丸反以鄆陵侯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大祖
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護
軍將軍夏侯雖淵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富有怯弱時不可
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
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長吏觀風倍協禮律考度量存問
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寃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
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諭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

政典無爲百家庸未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弟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政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僭禮義不興斯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殛違此朕所以垂拱揔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毆戒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唐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於當施行皆咨之所施也

大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與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荀勗爲尚書令在尚書課誡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元帝大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淨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自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脩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惠朕命遠近札贄一切斷之

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網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彊存恤孤獨隱實戶口觀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棼穢滿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耿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疵致士無謗言不有懲勸則德札焉施且疆寇朱珍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

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撫忠玄膚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川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聞不無令詩人無素食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大史局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故政易故教華官魏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群下疑惑心誘腹非乃下詔戒勵天下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各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閉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以魏自定以立制祿鄉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壘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智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

寢廉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及之矣古置三公職任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貪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所責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傑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且之為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為實賢於覆鉢蓄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香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實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太武神慮三年五月詔曰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遺尚書封鐵剪除妄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効者以功自進位或有違叛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固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不自改其宣勅內外咸使聞之

太延元年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乎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尽力三時黔首之所尅濟各脩其分謂之有分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網紀紛亂上無定令民知何發自今已後亡匿避難羈族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誅及宗族隣伍相助與罪同州郡縣不得妄遣使卒煩擾民庶

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身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息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源賀爲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大武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

襲常山王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大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文成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詔曰朕即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理不能宣揚息意求欲無厭斷絕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

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調雜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秉朝細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致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皇與中蠕蠕犯塞仇池氐羌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呂羅漢大破之詔羅漢曰卿以勲勞獲叙才能致用內摠禁旅外臨各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尽節竭誠何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

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然以勲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
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兇醜隴右士險民以剛悍卿司石
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恩惠
其有安士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孝文臨朝堂謂群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
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已降斯道靡
考朕以寡德猥荷洪塞思與百辟允翬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
能使朝絕素餐之識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休揚卿等
皆是朝賢國彥輔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
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又謂尚書等曰朕
仰慕朝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
機是司豈惟揔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

卿等在任年禹二月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
進一賢而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
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
既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咸陽王禧曰陛下聖過堯舜光
化中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互乖將何以宣布皇經敷替帝則
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送論如何
入則順旨退則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
謂乎後皇太子恂冠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
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貴
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
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孝文皆爲定及

恂入辭孝文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大師薨於常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大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拜訖汝族高祖安可一就問許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每日親見溫吾也南安王禎性忠謹事每以孝文詔徵講武孝文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者於私家令聞章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歸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札借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一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禍患持生但能慎此只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始終之德成矣

趙郡王幹都尉閔右諸軍事孝文既篤愛諸弟以幹摠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畧可師散騎常侍慮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札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先崇有魏深思遠盍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賜詳璽書曰北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後朝行宮及還落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况江吳竊命於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廣陵王羽孝文南代除封開青州刺史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剗拓汚威振楚越時暨炎天息

駕汝頰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募兵脩律俟
秋方舉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善開經策寧有東夏敬慎汝儀勿
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後爲大保錄尚書事孝文臨朝堂
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聞沉鄣耳
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未壽皆謂分別皆自
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命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邵
之弟豈容宴安自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任朕懷

咸陽王禧字未壽爲中都大官孝文以諸弟典三都戒禧等曰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
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
又曰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

史高祖又以濟陰王儼枉法賜死之事遺告禧因而戒之

高陽王雍除使持度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孝文戒雍

曰相州乃是旧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使汝作牧爲牧
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
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

慕容契爲中散初南安王鎮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祭之
文祖受賂隱而不言事發殺之孝文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
論貪清皆云冠脩文祖特亦在中後境犯法以自言之心信不
可知孝文曰古者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事卿等自審不能貪
心者聽辭位歸弟契進曰臣畢微小人聞識不遠禍蒙曲昭虛
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
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告曰

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弊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弊宰臣令

盧昶爲太子中舍下使南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通江揚不早掌旣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從先有所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卿作詩率卿所知莫不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只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宣武特盧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既克梁朐山戍累表乞師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取朐置戍並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以兵許請益今已送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

何策其軍奇兵變遷以表聞又聞蕭衍軍時將師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亦將軍裁決昶旣儒牛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簿文驥樵俱罄以城降梁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停二十四軍督將已下誠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旣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天子後廢者幾人餘見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武帝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七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七

誠勵第二

隋高祖見大子勇文飾蜀鎡恐致奢侈之漸因而戒之曰我聞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長久者汝當
儲后若不止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
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著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
識我心

秦王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
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俊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高
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後與
人作瑣石耳

韋沈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高祖遺沈書曰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尉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北燕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煬帝大業初元德大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
王府之選乃拜黃門侍郎柳謩之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
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
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綠息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特年
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旻等從內王子相
於我于時誠我日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予相作輔於汝事
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君子若從我言者有益
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

之後奉以周族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謩之
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謩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惡極救之
理副朕所以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
善罪亦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果凱旋獻俘於大廟高
祖享勞旋師因爲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承帝業今若天下
晏安使得固守富貴若使王公得志公等豈有種乎止如薛仁
果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顛覆可爲鑒殷也

二年命秦王鎮長春宮初秦王自幼年常從高祖及起義或總
戎在外事畢則還未嘗久別至是作鎮愁不自勝高祖曰戒汝
之於家則父子出則君臣父子之道豈欲分別但安天下耳汝
旣情深家國特宜勉之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後容謂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惟在朕與公輩耳荒淫田獵殺戮任情此人君之大惡也私樹明黨阿諛順旨人臣之惡也宜各制其愆則爲治不難矣貞觀元年正月謂曰臣侍自古帝王不能獨治惟藉輔佐共安天下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諸公勉思此義焉

十一月謂群臣曰朕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務致其樂不遺其憂公輩亦宜濟朕所憂致朕所樂若以聲色珍奇娛朕耳目未足爲歡也唯當撫養百姓訓諭其下使朕眼不見犯法之事耳聞刑殺之聲此則朕之歡娛公之報功耳

三年六月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文集博而有曰亦知悅堯舜而惡傑紂何言之相反也杜如晦對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對曰爲人君者智者爲其謀勇者爲其戰雖聖哲猶禹

旒黈纒續以杜聰明隋煬雖有俊才而無人君之量所謂非知之難行之實難雖解口談堯舜而躬行傑紂此其所以亡也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寤亦當不至於滅前事不遠朕與公輩當思自免

三年三月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須廣文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孔益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聞奏者聞於僕射

八年十一月謂大理卿賁誕曰法官卿爲之長也武德之時爲息隱王所囑便迴改文案苟事曲從此卿之短也朕以至公臨

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而棄其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十二月醮西征將帥帝誡之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禮數爲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敵良在在疑然敵不可輕寇不可翫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並在此行當思自免也

十年三月諸王出藩帝嗚咽爲別既而顧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搢辭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僞罕至於破亡逮乎斷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如諸帝生自涼官識不及遠豈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服則思紡績之辛苦諸何何能學朕乎今選良伉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

十五年正月誠朝集使曰禮義者人倫紀綱御等頻能由之百姓自然而化道德齊禮豈不善邪若南方諸州多統夷僚官人於彼言語不通理吏御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撻刃相讎因是叛反輕犯州縣與兵討捕即致傷殺每念於此常爲惕然御當深識朕情制姦撫弱又不肖長吏或與富室交通積成疑狎怠忽刑典是惟嘉政特宜禁絕

四月甲午謂諸位將軍曰元首股肱千載難合御令委質於朕寔望魚水相資或薦所知或救不逮有犯無隱是日人臣頃者武官多相携牙欵有論爭衆挫必使其慙所謂不自爲善而惡人獨善者也宜改斯弊

八月謂侍曰朕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因顧左僕射房

玄齡曰卿爲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若体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爲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死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每庶幾唐虞亦欲鄉等齊有稷契耳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王無道則人弃而不用誠可畏也

九月謂公卿曰朕昨閱帝系累有十八餘年亡國喪身者多與邦利物者少覽此興亡極懷惕觀其明主皆能任用賢才察其闇君必以聰明自任但天下至大萬機事廣以一人之身總四海之事縱令聖睿豈能無失朕令任用公等必望庶事咸康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鱗之日損軀報國盡忠奉上寧止曳朱紫於當今亦獲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貢庭實帝謂曰情在萬邦欲其家給人足州縣官寮不識朕意耳崇虛略實激聲要譽春虫始族即呼呈璽殖苗未生已求填穀斯實塗煩百姓觀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長縣卿取則其下或有煩勞爲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沙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屏宇脩營樓雉欲以求媚人潛銅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鄉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職朕心改卿舊態也元楷在隋陷邪倭之曰太宗故發此言以誡之又喬軌爲左驍衛左監門將軍兼左武衛大將軍出爲夏州都督軌性疎傲不能以禮自居將

發大宗誠之日恭者禮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衛頗失此道
又留階陛下恐長朕之過夏州重鎮卿其勉之

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田鄉謂諫議比來何為不諫遂良曰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諫從善如
流者國常獲安化洽聲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
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為後誠陛下功德之盛
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裝誘遇臣使整矜瞽臣實慙駕
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餐誠負陛下

五月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至如屬文之士伎巧之人
皆自謂已長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畧詆蕪音拙跡於是乃
見况一人聽斷一日萬機雖復憂勞何能盡善常念魏徵正諫
多中朕失明鏡鑿刑無以復加也因舉觴屬房玄齡等數人以
勗之

七七年正月謂漢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咸曰
不知帝曰爾等祿位我得奪之行善潤身我不能奪然善事非
自爾身亦貽爾子孫矣又謂侍臣曰須頻有妖言謀反者此皆
不識天時自取亡滅運屬太平誰為與亂且帝王必俟符命班
叔皮論之詳矣自非上天睽顧何以克當譬之賣笏人皆競選
或先署其買衆便絕言朕署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定可絕覲
覲矣朕雖不及舜堯而以公等為稷契共安天下可不勉哉又
謂曰臣侍自古開基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
為幼主不賢所以治亂大宗曰公意惟過於玉朕意歸罪於臣
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考基蔭遂處太官禮德不脩奢瑤
是好崇小人之附勢幾君子之鳴謙以無賴之臣事幼若之主

顛而不扶豈能亂隋煬帝錄字文迷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
不思報翻翻行殺逆此豈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誠
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是月漢王昌元霍王元軌舒王元名滕王元嬰密王元琬越王
貞紀王慎晉王治皆侍坐帝謂曰我若冠之年頻受遊獵蓬伯
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昨之是今復非之頃來不好跨
鞍不窺苑園唯披翫書籍中宵乃寢有益於時必為之三復乃
知事弗師古無以為致

四月立晉王為皇太子已亥帝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側陳孝德
以戒之是月又累歎侯君集大臣懷姦承乾為逆因謂侍臣曰
夫不善者善人之資朕常語皇太子以承乾為元龜公等亦以
君集為鑿戒

閏六月帝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
曰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其其食見其乘舟謂曰舟况人
君水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尔方為人君可不畏懼見其
休於曲木之下謂曰木雖曲從繩則正后雖暗從諫則聖耳七
月謂侍臣曰天子有二難追蹤上古事常不稱為一難思安兆
庶而或未得所二難也而為臣亦有二難企踵昔賢盡心事上
為一難仰止前哲居官必理為二難然天子慕堯則堯之侶慕
桀則桀之徒臣慕賢與不肖亦猶矣

十月朔帝詔雍州諸縣令誡之曰夫人君為心百姓為體安則
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寒則應心政令急則傷下尔等或飾郵
厨安聲譽非朕所尚平法憲安黎元使幼老窮獨皆得其所豪
家富室不有侵漁所致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謂吳王曰父之於子恩愛是常子能孝仁不驀父亦
恩情自重若不順其親教有罪惡形戮將及何愛之有昔漢武
立昭帝燕王且請張不霍光遺以折簡至身死國除為之臣不
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唇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大因
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謂侍臣曰皇太子園學之歲頃日間所不聞及詔太子
就席而謂太子大師司徒長孫無忌等曰大生於深宮之中未
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勞煩公等為陳
以啓其意無忌荅曰太子外溫內敏天受多才但為勤於博學
事無不幸太宗曰公知其梗暨而未得其理夫人生出視朝賢
人君子頌首在列而已負屨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

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行至郊野周鑒遠望亡國之墟將有數矣
此古昔之國其已尚焉今焉者王不末賢佐不能盡心事大國
吾遣備師擊之係頸至此流飄萬里自取亡滅以此思懼則懼
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為本以人心為國古人有言君者
舟也人者水也所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夫
將為人君則躬事宗廟入廟而右登自作階俯察凡筵仰觀攘
桶其器皆在其親不見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則
撫車今六軍行從是所自觀耳則乘堅驅良彼則負重政遠以
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皇太子謝曰臣德義無聞超居上嗣授足
憂懼如臨水谷蒙陛下誘訓愚闇遂廣條流親承音旨得此五
事皆是夔慮安危致言經遠臣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十九年帝征遼畱皇太子定州既將發皇太子對皇悲啼者已

數日帝謂曰承乾凶悖爾非次而得立自為嫡長常在吾膝前
與孩兒嬰子奚異焉而宮僚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東征故留
留爾作鎮亦冀天下之人見汝風彩夫為國施化賢者須進不
肖者須黜為善必賞積惡必誅心存於公事不借監免行此而
已亦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歲偏孤蒙陛下手加鞠養自朝
及夕未嘗違離明且辭違墮心泣血今日煩鍾於臣內悲不自
支帝亦為之灑淚又違擬時為御史大夫封平陽縣男帝從容
謂之曰卿之此任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其免之
二十年十二月謂群臣曰朕聞以愚事聖為難以明事暗亦難
所以自古君臣難以道合諒由於此朕自方禹湯以上恐有不
逮至于秦漢以降頌亦可知而宇宙康寧蠻夷懾伏自謂古今
未有自然惟暗短事藉明哲卿等並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
必宜竭力啓沃無所私隱中書門下古稱喉舌者出納言語之
謂而此拱默寂寥罕聞陳說將為朕不能受所以杜口邪無自
不能悉也

楊師道尚桂陽公主為大常御駙馬都尉師道卒子豫之不肖
薄行太宗嘗謂群臣曰夫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忠公等
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歿已後
肆情為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
所難恕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至狼狽公等各有子弟咸
須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謂司空房玄齡等曰朕撫四海二十餘載年已五十
餘歲不我與古人輕尺璧而重寸陰然賢人君子立身成名各
欲及時雖自勵不怠但恐歲月如馳德不周物因勅百官各勤

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謂之日調風化倍莫尚爲文潤德光身孰先於學是以海峰不剖明珠不現岷竹不斷鳳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識治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約束務在勤學其所貢舉旣得其人今年貢人不多升第又少豈非公寺失於勸導所致又曰育物濟人必資於食家給人足本籍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隨珠沙石皆爲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飢寒比年以來亦大豐稔總有一兩州水旱即須開倉賑給良以不勤貯積朕爲公寺不取又曰我共公寺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寺非常慰意公寺見我想亦勤忻且各爲我樂飲會訖又曰古人贈遺不貴珍寶其所重者相贈一言公寺在州當撫馭百姓若能威惠兼舉信義

義不虧奉國之情無志忠節唯以公方爲意不以私務爲公雖不求安而安自至雖不求名而名自顯若所行反道舉錯乖方身名俱喪危亡斯及但正途難踐斜徑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寺承旨下拜其頽聞詔誨者並皆悅服

又皇太子獻玉華宮銘太宗讀之以示群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體觀其辭彩差歆相類然詩賦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已下人至如漢武窮奢極靡肆情縱欲而得身不顛滅貽厥子孫者正以賢臣輔弼所致卿寺束髮遊宦九有具瞻宜各守其業以相翊贊無忌日陛下自方漢武臣所未安臣寺遠擬前賢誠多慙德然有角折齒事不兩兼幸蒙疵瘡敢不自免

高崇本徽初蜀王暗爲魏州刺史遊獵馳騁典軍揚道整叩焉陳諫惜曳而樵之又嘗歐擊所部縣令帝聞而泣謂荆王元景

景寺曰先朝柳風沐雨于定四海遠近肅清車書混一朕纂承
鴻業俱均御朽與王共感同憂爲國蜀王略獵無度侵擾黎甿
縣今典軍無辜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
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慶流子孫遠越朝誅不旋踵惜
爲法司所劾朕甚恥之

隴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梁肉與與弟渤海
王奉慈俱以貪縱爲時所鄙高宗嘗謂曰我怨雖有善猶擢以
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乎聞叔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
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角二百尺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道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
防不立則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
守文爲苛刻臣遇以執刑典卽爲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
寬則漏罪原情實罰在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
見意

四年正月丁巳內出歌器以示侍臣曰古有歌器朕今造成置
之座右以誠盈滿鄉等當思自勗常保勞寵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諸王及皇親任刺史別駕多有愆
過手勅戒之曰朕聞司牧兆人有國彛訓敦叙九族前王令典
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從班命度展才能或授外藩或居內識
留念訪察屬想風謠罕立嘉聲或聞蠹政當官不存於識務處
事多陷於偏私禽荒酒德者蓋多樂善敬賢者全少將情之昏
昧爲此義方豈朕之不明成爾薄德當從戒慎勉遂悛改如迷
而不復此速愆尤已實爲之悔之無及卽及遞相告 示以副
朕懷二年三月朝集使辭帝謂之曰頃年已來國家多難朕以

薄德祇膺丕緒衰疾不暇未能遠圖四海凋殘百度隳廢端憂
永念冰炭盈懷卿寺夙荷朝榮位班列牧正當與朕同此憂心
今者考課已終各還所部將何以聞揚朝典慰彼黎甿勉思良
圖日新政理年終奏計佇有所聞朕當遣人分道廉問
十二月制曰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
勝其任望重於時一日累遷固未為速如或化工無取考績非
明十年不調豈應論屈須者官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
速是視在職無幾妄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情伏下奏事不
聞公議唯乞榮班王爵典能豈由干情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
明自臨寰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彼昇擢蓋自取
之當務責躬何宜往訴且難進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已而先人
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兄讓滿朝故稱為理今位參臺

省階列通班唯務趨就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俗
自今已後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動才稱俊
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榮庶恥之節洽昇平之化

玄宗先大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
禁止致理為要何莫由斯至如官典受職國有常法承前雖經
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成為暴不令而罰為虐豈含容
之既久將訓導之未明歟朕情存畫一過貳欲貳恐遇人陷罪
莫識隄防姦吏徇私自嬰微纒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
既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犯必繩朕不失言爾無荒怠所以殷勤
懇懇戒爾凡百者蓋以罰止罰可不慎哉告示遐邇令知朕意十
月引京畿縣令入見謂之曰間者畿輔之地水旱有愆朕務在
恤人將幸于洛恭承嚴旨遂輟東巡百姓等或有出閔恐至失

業朕美自節儉惠養黎元卿等深體朕懷各敬迺事特大上皇
有誥不令東幸也

開元五年六月突騎施酋長蘇祿潛窺亭障安西都護郭虔瓘
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皆反側不合各以表聞乃遣使齎爾書
慰諭之并降書謂虔瓘曰及獻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於衆懷
遠以德不獨以兵卿等或宿將重名或賢王重種咸負才畧受
任邊疆當湏戮力同心盡誠報國捨嫌室隙忘軀立事近得表
狀更相異同又請益兵乃非長算自從開四鎮列諸軍控扼有
常置額久定即卿等所統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綽有餘裕在于
善用豈籍新加或云突騎使圍逼石城則緣史獻致寇或云葛
邏祿徵發兵馬則被虔瓘沮謀進退遂有兩端總邪必然三至
若大將不協小人間之自保不遑何功可就卿等去自朕已面
諭不謂即今尚猶如此且史獻十姓猶長先拜可汗一方黎庶
共知所屬突騎施部落雖云稍衆當應履信思順安可恃力爭高
虔瓘頃將嘉言且以忠道此際猶資史獻未可即來入廟蘇祿
先是大將軍未經制命今故遣左武衛翊府中郎將王惠克使
宣我朝恩冊為國王令職朝序并賜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務於
綏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史獻前擬發兵葛邏祿其事遣衆慮
為勞擾當更審思其中權宜屬在卿等王惠迴日一一奏聞昔
相如能屈庶類竟展功業寇狗不校買復終承教命率由公道
匪恂私情明鏡靈龜各以為鑑

七月諸州朝集使亂詔曰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乖化養黎獻
必者存於從理故專一方親百姓有愁若之聲非牧伯之德所
以精求臺閣歷選播紳常舉百察之要以先出刺之重虛想佳

政用成庶續自冬入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苛差終未有殊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邪故一切不遷各再臨所典至於敬昏老恤菴弱止姦盜伏豪強人不忍欺史不敢犯田疇懇避獄囹空虛徃賦必平逋逃自復門請謁庭無滯留若是者乃聞舉職思可力致至於弭災青集休詳尚德義尚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流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夭昆蟲咸遂扇彼淳源登茲壽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任遠乎哉豈惟祿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摩副朝煥大不恭朕言陔既有之黜故宜及免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督將保寧疆場且變無知之俗長為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潤毫髮無欺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敬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視唯利放縱部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鷹鷂以訓乎使豺狼以張牧歆其輯寧庸可得也往年趙翽在營府總統乖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調矢所遂令東胡喪亂北虜披猖爰構征戍之勤頗致瘡痍之酷言念於此可為戒深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俗未通言語不通至於畜養實務緩懷宜令所在軍州牧將等倍加存恤申其寃盡其理問疾苦知飢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馭多僻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日仍訪察以聞

七年正月京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御寺列在三畿各知人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懷置不可奪蠶事須無擾市徵在簡典正宜

肅搖須平豪強勿恣凡者於賢必無曠職即宜好云

三月朝集使還本任勅之曰朕聞天生蒸人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于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听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群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計若昔之訓茲焉是取朕以薄德祇膺宝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慄乎若陟春冰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于茲矣咨爾群嶽寔邦良良朕每勤政途深佇嘉績豈爲吏罕久與人未信何尤異杜絕寂寥厥聲恭惟未圖當副虛屬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日庶人安其由里無愁恨之心政手訟理也以爲大宇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攸加情寄尤切故躬享廷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篚筥入於朕前則敷在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朕憂勞之心托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終往勤載祗守爾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祭念茲在茲用光我班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八年二月勅朝集使曰古者觀群臣后比邦國黜陟明循政思理罔云廢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穹昊司命黎元何曾不中夜求衣分晝忘食歆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殖萬牧阜安爲無事事無事與能共化于茲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網維或紊耶廷故入軒陛躬問得失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艱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卿等宜祇典厥職先正其身循於國章允茲朝寄因乎風俗示

之訓誘必也道德齊礼以公戒私田里息愁恨之聲邦家聞寬
厚之化乃當擾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
行必加其罰自餘宜依引勅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又詔曰
朕聞諸礼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如惡者則賢不肖別矣
朕之虛薄祇膺景命荷宗庙之灵當億兆之貴曷嘗不卓朝晏
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隣於仁壽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薩苮亦云尔而
已矣朝集使豫州刺史斐綱久典荆豫爲政煩苛頃年不登合
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案遽
以實聞雪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君尋遣使諸
存問道有灾損處已量加振恤水旱不時寔朕之過惠養失所
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誠彼群獄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爲
之均井邑制田廬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爾庸託于牧宰代以
躬親故歷世難其官誠經國致礼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
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淨諸
州刺史都尉宜問疾苦拯貧賤杜侵漁察寃獄至於賦役尤須
減省苛刻爲人事何以堪切在末理務從拆裹用存楷式其有
不使隱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欽爾有言勤爾有政如風化允
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決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听朕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八

帝王部一百五十八

誠勵第三

唐玄宗開元九年三月勅朝集使寺日卿蕪承朝委分職外臺
陳國之法制爲人之師長將何弘宣政要阜安吐俗熙我淳德
以臻大和頃年己未戶口逖逸波逆而往并邑虛弊州縣不以
爲事通士乃是其常言念下人豈無懷土之念思皇多士未有
移風之術緝寧政教仁遠乎哉提振公方道存於爾宜加招撫
咸使安服又去年諸州中有旱涉流亡雖聞蠲放莫能平允多
非情正守法或以諳慢煩情在於公私俱不折衷自今已後務
從於實知寺職在親人稍存意於此宜躬問疾苦務從簡惠勸
以桑稽敷其學校利而勿害靜則自安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常

有其誠及聞至彼多不遵行咸以爲朝廷當務會同常禮因循
既久罔以爲意卿宜敷弘朕意宜慰人心勉思政途以奉朝裘
如仍舊相習當別有處置事有不便於人者各與按察使商量
奏聞

十年正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曰朕承天休命子育萬方樹之
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茲邦本致諸昇平而大道緬然淳風未
暢租賦雖減戶口猶虛水旱相仍耕桑莫贍豈朕之不德而吏
之無方言念于茲良增歎息卿等與朕共理實曰分憂各勉思
政達以輔不逮若人有疾苦卿有姦豪不勤農蠶不崇學校並
宜敦勤以正風俗以臺省處分不便於時者具利害聞奏勿復
依隨以損百姓尔其留意綏我兆人

九月勅曰朕君臨寰宇子育黎元內脩睦親以叙九族外協庶

政以濟兆人勲戚哀復厚之恩兄弟尽交于之至務崇敦本克
慎明德分小人作孽已祇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
屬用申懲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寺家除非至親以外
不得與餘人交結其卜祝占相及非類惡人亦不得遣出入門
庭望說言說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水協雍和之化克固蕃翰以
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祿秩旣優勲賢
是竒皆合守其道無宜听彼異端至如卜祝之流妄正陳休咎
占候之輩假託徵祥誑惑既生憊違斯作因構詭慝遂行訛毀
取陷網羅良增難息懲一足以勸百有犯不可無刑姦狡以此
累身百寮誠宜歸己自今已後各宜謹慎並不得與如此等色
及無職人交遊來往仍令御史訪察有即彈奏當加嚴罰
十二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之曰朕居臨宇內子育黎元何嘗

不簡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牧宰咨其
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戶口且虛水旱相仍倉
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吏之無術
每念於此用側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間有緜寡惻獨
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墮不勤稼穡者特令正肅敦以
學校勸以農桑差役之間務使平允逃亡之戶兼籍招攜令其
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滂之處多是政理無方或隄堰不脩或
溝渠未洩類已處分竟無承稟常破租庸是何檢校至州之日
各宜勸勉應脩塞開導宜預施功若不暫勞何以獲利宜勵所
職務犯常科

十三年二月詔曰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
州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如

聞自今已後宜申明格勅不得更爾違者州縣科罪御史貶降
十六年二月諸州朝集使還帝謂之曰朝集使寺弘風善信寄
於良策求瘼卹隱職在親人朕並逮藩牧擇其師友欽若古訓
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甿或未能攘竊者時有犯禁逋亡
者罕聞復業豈朕敦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求念於
此不忘盱吳鄉寺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齊至
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鄉寺還州宜禁
侵漁絕浮惰悖孤寡資惠育盜賊妖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每
須優當科斂之事必在均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朕朔思無不至
憂彼元元發倉廩漕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
春陽布和農事方興或慮之絕致妨耕桑雖已遣使宣撫或恐
事未周贍如有不文濟者即更量事賑給諸道存損之處亦宜

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群生於壽域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有罪敢忘在手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不可免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守等並受朕之寄助國爲理寔冀其共康庶績俾乂群氓頽經處分合節誠節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紀綱貿遷營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在郵傳規求貨馬諸如此類不可具言豈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寧遐想深惕于懷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撫綏百姓莫先於宰字煦育黎民須自於厥德卿等列在畿京各親吏理務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朕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五月初日政在養人人安其業先王所以察之用明長求忠信之師務斯道也朕動恤庶政保綏群元濟育之誠不違於終食聽理之慮每軫於霄輿將使載其清淨息其勞費如聞輦穀之下政令猶煩或廣脩器物祔有供待或差斂人戶以充庖費豈副朕薄賦徭息人減費之意共洛陽令韋紹縣尉顏思思賓輒有科率擬備祗供雖事未行終是專擅宜貶出河南尹孟溫札雖不覺察狀異知情宜特寬捨自今已後府縣宜洗心懲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勞擾仰百姓即詣旣使具狀奏聞輒不得稽壅所犯之人當有處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勅之曰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爲所革今旣各膺裝用當盡良能周月政成風謠各著所列清要唯待賢才旣爾尔有聞不

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勅之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令之所之切莫如守宰朕每常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雖近必廢唯取才寔非務官資事亦垣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專心或以徇而貪婪或以畏法而選悞無浸染成俗妨奪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與朕念思以濟人故命吏曹精選人才幹寺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聲名實相須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屬并製令掌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又下人人所爲必有所因浸漁侵賡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皆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宰輔之任簡其帝心亦旣同德是爲一體其有惡直醜正以私害公結構讒慝圖議離間隳我軌度莫甚於斯御史中丞盧怡累登清密爰委繩準宜遵國典正以朝綱而乃妾起猜嫌輒爲朋黨交通小吏傾側大臣潛求罔極之言欲陷無辜之善惟侵濶之譖縱盈筐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僚火而難近宜從遠貶以戒具寮可潮州司馬負外置且清淨者政之本和平者國之福朝夕君子可不務乎如或妾動以千時矯舉以違道迨相好惡更作比周斯爲亂常必有明罰凡厥在位知朕意焉

七月以正宗少卿崔秀爲大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檢校司農卿少府少監李齊因檢校少監府邠王府司馬杜鵬舉爲豐王府長史課勤也勅曰古者官宿其業吏不數變寔欲觀其始終因以別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遲速不備是開趨競之門豈日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經四載器能適久次當遷宜副僉諧俾膺茲命且承平日久後任者多必憑考績方爲進轉但須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求足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通凡今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製戒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也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邠示朝廷未及夫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曰謂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

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頃因內舉並膺明試朕廣推爲之路而一聚盡收乃至授官率皆優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器能久從官正所莅之處固必有聲然今茲舉人將勵天下高懸賞罰俾自懲勸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舉人皆別標名曆待知卿等能否貶褒必擬同之無累爾親當榮所薦言可復也宜悉知情

人各以資轉職

初詔公卿各舉所親爲牧宰及對策早上以群臣推薦必

天寶元年十月諸州朝集使回勅曰今之牧守古之諸侯撫育黎元歲有朝會蓋問之疾苦審以安危必在適時期於不擬洎告辭處分師古前規如聞遙自朝廷初到群縣便遠追贈道廣

說滋彰山谷往還日夜疲弊通賢當無此事俗吏誠恐有之朕夙夜道心期之清淨頃聞此說深疚迺懷宜覺前非使無後悔當道採訪固不得違察友之間迺相戒勵宜知朕意各守章程並宜好去

三載五月長安吏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詔曰朕恭守丕業臨照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勵節長安縣令柳昇往因推薦寘彼周行而乃稟性回邪恣情聚斂黷于貨賄紊我紀綱是而可容孰不可赦故令鞠按用致嚴行豈惟懲息姦源抑欲庶寮知戒况聞朝廷卿士多與交遊比之匪人門通路遺用弘寬典咸為匿瑕且古人以廉恥立名清白貽範苟虧斯節謂之前修况身荷思榮家重祿陳力無紀徇才已彰取愧素餐自投踈網每念於此良用撫然凡三百寮宜為殷之鑒仍宣示中外令朕

懷

五載七月貶縉雲郡太守違堅為江夏郡司馬乃下詔書曰無摠貨璉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則古先哲王不聞好貨垂以明戒無易紀律然法貴變通罰宜平與罪止其惡過從寬侑庶乎有勸冀乎有懲韋堅是司潭漕妄事與易餉遺朝廷計其積贓數目廣甚朕以衣冠之士豈往求之而姦回之人是為抑興韋堅亦別處分所司已一切不聞咸令自新冀有庶偶成予德化各思變節無二過為宣示中外知此朕意十三載六月引吏部新授縣令見勅曰唐虞之理命以子男周漢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委之銓衡慎擇銅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農桑均其力後使惇娶者視之猶母父使俾乏者賴之以安全然然八使類能六條俱最擢以舍

香分署猿以秋簡霜臺是以立身效官移忠入仕榮家報國豈
不美與若徇己冒私擾人敗政有懷潤屋無惧害公豈惟刑網
貽憂抑以名節隳替蓋士君子之深恥亦名教之罪人鴻漸于
盤豈不勉哉今卿弟將欲赴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謂听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况今之人也與古人不殊今之官也
與古者無別谷璧銅印其猶昔榮而卓茂魯公迥然無繼特勸
獎之道不至豈淳朴之風未還撫事君臨載深屬惕今者庶乎
卿等能副此心賞既超倫刑必當罪各宜勉勵敷我皇猷無謂
天高四聰必達並即於朝堂賜食食訖好去

代宗天曆五年制曰朕覽漢文詔書至陽和之時草木群生之
類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咸占於死莫而亡之省緬然遐相感
歎增懷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有贍恤俾安其居觀察節度使

及刺史各宜訓勵所部使奉行條變貪官之弊擬循吏之行其
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具以名聞必加獎擢若冒于貨賄紊我
紀綱切宜糾節當峻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恩免罪者並宜申報
中書門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多故積有歲時皆我
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既定崇德報功與之剖符傳代不絕
至於在官述職各宜明審刑典貽慶子孫
憲作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敬使淮南宣歙吏部郎中
豈危使浙西浙東司封郎中孟簡使山南東道荆南湖南京兆
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行日並居對告之日朕宮中
用度一尺以上皆有厚歷唯極救百姓則不計費焉卿等今者
賑恤災旱當勤於奉職勿如潘孟陽所致務飲酒遊山等而已
仍許卿等以便益從事

七年六月中使梁守謙簿宣曰自今史書記事每須詣實不得虛美時帝讀肅宗室錄見大臣傳多浮詞飾美故有是誠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取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仰其言則專辭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瘴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名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未代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箝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

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彰尚稱介獨由徑之蹤已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易簡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玄有憎愛苟非秦鏡昭瞻堯羊觸邪特君听之安可不惑叅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莠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淳厚札讓偕與兵行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魯無恥格益用凋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而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告戒類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文宗大和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蓋儉以足國令出唯行著在前

志實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潤元元之大困日具志食屑與久懷
躬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喻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
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貨宝固啟于
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善是朕之教導未敷使兆庶昧於
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未念慙歎追茲申勅自
今內外列職位之士其各務素朴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
史列上主者宣示和朕意焉自艱難以還制度等褻蕩而無級
矣帝薄於自奉布聞天下特相大臣與左右前後權貴之臣不
導揚上意廣素朴以形於下雖赦令每以爲言達此深詔意不
聞以爲懲懼

七月以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帝願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
賈知帝不熹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
有所妨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哉自今刺史面辭帝必殷
勤戒飭曰無嗜博無飲酒

七年八月詔御史臺所置六察分亂百司比來因循能舉職
起自以後諸司如有身名偽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事他處置
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

九年正月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既退復召諸道判官孔溫
質李暨苗暉等九人問以出身所由詞學所工德音誨勉至于
再三各別賜綵綃十疋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召御史史丞李翊兵部尚書判戶部王
起禮部侍郎高諧鴻臚卿李達司農卿李玘等各問本司事帝
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謩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

一臺理則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庶謏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為忌為心者自失職業鄉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四年四月壬戌帝御崇宸殿問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大廟中有聲出走安有宗廟之中得此野獸臣請宣示宗正寺便令巡檢帝曰可召宗正卿來朕自戒勵之遂召宗正卿李殘方至帝曰宗廟至重卿宜恪勤官業勿俾太廟有所壞惰勿拘陰陽不旋脩葺漢有昭陽未央尚有崇餘潔淨况宗廟乎無長高菜以藏野獸言訖法然殘方叩頭請罪久之帝自即位宗廟祀事未嘗不戒飾有司俾其嚴潔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州縣官比聞縱情盃酒之間施刑會怨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寃其縣令每月非假日不得輒會賓客遊宴其刺史除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餞者听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四年路州劉從諫子積拒命詔晉絳石雄討之七月賜雄詔書曰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將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驚鷲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揔率諸軍以臨賊境眷言勲績涂注予懷近聞劉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于衆視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後龍驤連飾必叶慶江之謠曰史昭然宜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于天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畧聿此休徵昔錯會以二千萬兵頓于劔閣鄧艾衆諫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辨故論此懷然聞卿自履軍中常先士卒既為輕敵未足耀奇惜卿一舉之功將定必擒之計勇雖為本法亦有時勇怯

之間在乎得中况鄉爲万人之帥啓千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
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御服
此誠常自書紳務立功名副茲委遇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擬掄於多
士全委伏於有司苟請托是後則踰濫斯極况方行公事已集
郡才須行戒勵之文俾絕僥求之路宜令吏部掄材考藝心盡
於精詳戒私徇公無後于請託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
中外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初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
且不順忠不可一又下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
須振紀綱以嚴規矩凡百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儻不夙與
是虧匪懈君上司政猶自求衣未明爲下服勤固合假寐侍且

宜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司旣得整
齊公事的無擁滯如或尚茲懈怠具錄奏聞

八月以鄧州連帥陶玘黷貨得罪隆詔論天下云夫有功不賞
何以激尽忠有罪不形何以戒爲惡二者庶職有成朕自統華
夷不求奢侈臨食念兵師之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
爲國家基趾迓者虫惑應犯而自退大陽暫蝕而還圓者果無
不熟之力五谷不豐之處顧茲寡德何稱嘉詳惟陝府石敬瑭
晋州案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寺杜絕誅求尋加獎賞今
陶玘與亳州李鄴輒爲聚頽自掇悔尤功過旣分黜陟斯在玘
鄴尋寘於法書

九月耕授汝州防禦使養簡辭帝臨階召之日尔久從征伐甚
有戰功語其威名乃闕張之比也前後酬獎累任郡符皆有酷

累之名委卿理人不謂以狼牧羊乎朕今嘉尔駘雄還遷尔於上郡汝能敗鄴擁旄仗鉞豈後於他人如未省前非国有常典朕不能為功臣終曲其法尔宜勉焉簡拜謝而去

十一月新授鄜州鄜度使米君立辞帝誨之曰擢汝於行伍令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輩妄裁政事須與賓佐官吏商量吾賞罰無私汝宜听之

三年八月下制戒勒長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襲帝圖務令黔黎求安非正皇居獨樂當難虞之際與良將兵共靜壘塵及開太之時於諸侯不恪官爵既酬勲而示寵賴撫俗以經心託在無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功於慶賞有過者非所願聞陶玘以偶為勅條無柰何而從謫官陶玘為鄆州觀察晉後道不獲已而就極刑暫廷隱為齊州於樂使泰乃朝典之須行

朕心之不樂倫軫泣辜之念更嚴知禁之規况在藩方皆明理本鄴度使等時號山河之主縣令以人呼父母之君並功為時皆勤布化不獨榮於身世兼及慶其子孫當處夕陽之地同廣日新之政各處有功之地未為無過之人宜体朕懷共資王道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央殿謂宰臣馮道曰盧質近日喫酒否道奏曰盧質到中書臣曾勸酒不過三爵別處即不聞飲酒帝曰盧質旧来好酒酒後多過失得不慎歟道曰酒是狂藥善後人性若不節飲便致患生陛下聖謨邪符古道乙丑新授閬州鄴度使李仁矩辞帝謂之曰卿乃為鄴度使人臣之過不過此矣勿作奇政以害生民便孤朝寄也

長興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為北京留守贇母辞赴大原明宗賜衣服銀器謂因姥曰吾輩老矣贇昨来恧角趨

走吾老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頓事先朝爲帥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時彼吾不望爲山河主况贊手姥至鄉中常存內訓勿令失札於嗜旧也

三年九月前遼州和順縣令劉虔膺上時務云里俗有父母勿令而析財別居又宗族之間或有不義凌其孤弱請行止絕勅旨王者以孝理萬邦化敷兆庶每勲賢而按部專刑罰以宣風其在勸懲知方統臨得術比屋有可委之俗六親無不和之人劉虔膺曾州縣爲官見鄉閭弊事宜加教條免亂彝章宜令詣道長吏嚴行誡納如有違准加法刑

二年正月詔藥彥稠康福性方渠鎮討党項叛命者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與教問樓誠以賞罰之令而違之三月神武兵士鞏縣就糧薛帝誡之曰無擾吾民

四月李贊華赴鎮滑州帝誡之曰吾命藩侯郡守蓋爲養治軍民恐卿久在戎行未諳民事吾今審擇恭佐卿於公事且與之恭夫勿自知所見也

十月丁巳前汪原鄭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匹五帝不納召而諭之曰公患馬多耶頗有所買金全曰臣在西邊地無異產得此鹿馬在京無所使願進以益邊軍帝曰卿在鎮爲治何如莫專以美爲事金全謝之帝雖僂悅受之而心不擇金全邊人累更名郡藩鎮折在培斂聚材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

已巳安審琦率捧聖龍武馬軍北戍忻代召將效至中央殿面戒勵曰迨人生梗不禁侵搔尔等咸宜戢斂兮嵐軍地當要害城池常須繕完軍旅之間須明賞罰壬子奏王從榮人謁帝謂

之日尔軍務之余還習何事對曰臣公事之際讀書與諸儒講經義帝曰經有君臣父子之大要讀之益人智思吾少鍾表亂馬上助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每見判官論說經義予雖不能深達其旨大綱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才類學者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帝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父非素習未能及妙諷於人口恐彼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強勉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頰聞時從弟萬聚新進浮薄子以歌詩吟咏爲事帝道此言規諷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廣壽殿新滄州鄆度使李全全赴鎮辭帝戒之曰聞尔爲治愛擾人長吏當以恤民爲務尔事予爲小枝今伏旄秉越爲鄆度使當改故態分吾憂寄吾民慎勿擾也帝素知全全爲人改面自戒勵

末帝請泰元年七月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辟惡各欲非時見訟是非帝令劉定即宣諭卿皆輔弼之臣萬國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詔曰近告勅牒書寫生疎裝褫鹵莽未欲便行賞罰責令後書札裝褫並宜知法中書舍人薛誥亦可以其人揚歷功效或訓或獎並宜允當又須體認急切如有宣取畫時應副無令稽緩

晉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洛陝孟潞蒲岐邠汪同華秦鄧徐兗相滑刑名澤衛隰絳慶寧沁復隨郢汝蔡沂密棣懷磁濮等州率民財產以資軍民將行帝召賜酒食戒之曰朕涼德嗣位天降荐饑強胡作梗河北彫弊社稷所賴在軍士耳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獲已議及於斯卿等

宜體朕慙仄切戒左右勿爲滋漳以重取怨言也
周世德顯宗五年十一月諸道定稅使臣奉辭帝臨軒諭之曰天
國以民爲民本本立則國家安朕以近代以來租不芻貧者抱
虛而無告富者廣植以不言州縣以旧額爲規官吏以相承爲
準須行均定用致蘇舒鄉等宜正身蒞事副朕茲意仍與逐處
長吏和順商權但務從長共集其事無朕之亦子使往雇峻法
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九

帝王部

一百五十九

革弊

春秋傳曰上恩利民忠也董仲舒有言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
理也若夫堯舜禹之祖相繼也守一道而政和平建三統更王
載紀弥久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若循還然迭舉以校其弊豈
不以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乱世者其道變禮樂之訟襲有損益
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貪涼之異自非酌之以隨時之義斷之以
大中之計固將沉宕志返驅斯民於途炭矣故易曰革之時義
大矣哉聖所間物成務由斯道也

漢元帝初元五年四月詔罷角祗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廡技巧官技巧藝之技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詔曰使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旧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戶師莫肯率從有司不舉

怠於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小民但申明憲網勿因科令加害羸弱

孝傷迺平羆魚龍慢迺百戮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利之獸

城比日魚激水作也化或黃龍長八尺出水遊戲炫耀日光曼迺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迺音以

安帝永初元年七月庚午詔三分申明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材厚葬

順帝陽嘉中大司農劉掾以識事彼謹召諸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播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

之節動有痒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撲播矣

桓帝迺嘉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房祀曰時推密縣

魏文帝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祀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

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酬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着于令典

明帝青龍元年五月丁酉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

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
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禱請曾不敬而遠之
徒儻以求幸效妄相煽舍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為之
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祿淫之鬼不乱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又
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
典者又罷鳴鷄歌又除漢宗室禁錮

八年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

成帝 咸康七年除樂府雜伎從中散騎侍郎顧臻之議除高絙
紫鹿鼓行鼃食乃奔主捲衣管兒

等樂又咸其原其
復後高絙紫鹿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樹稅

後魏大武大平貞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相奢靡喪葬過度詔
有司更為科限

孝文大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園詔曰兇狼猛暴食肉殘生
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七年十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礼化用乎近葉是以百
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室始絕同姓之聚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
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皇釐改厚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
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其旧式照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
以不遺論

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
妖邪所憑自令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禁之留
者以大辟論巫誣假尔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

載嚴者加禁斷

帝以諸有禁忌懷厭之方非典籍所載一皆除罷

十三載四月丁卯詔曰昇接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費所之物賜窮老貧獨者

孝明神龜二年十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禁諸雜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訟輒興等塔第宅豈侈貶賜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銅貼肆爭利城市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姓百婚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今改聘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戊戌諸大常散樂放為百姓禁百戲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姓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般

因相娶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般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仁壽元年正月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惟誠與孝最為其首故投生徇節自右稱難至於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有致命戎祿不知北域勸孝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自每深愍難且如廟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却在其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圖草創王慕難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圖草創王慕難咸難伏股肱家誓心同德用能極厥頽運充膺大寶然後疇庸懋賞開國承家誓心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亡妄假名實相乖應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復舊貫未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執攸同宜率遵先與永垂大訓自今已後

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壬子詔民家不得輒立
祆神妄設淫祀非禮所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
卜亦宜斷

十月庚子詔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與後自有
隨馭字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遊
好慶弟不通鄉士聯官請問斷絕至有里門相接胡越之乖惠
難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頽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
朕纂應膺斯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求萬國之歡心凡厥庶
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焉前失特宜孰勵自今內
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遇疾疚逸加詎問為營鑿療知其
曾損不幸物故及遭憂卹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寔各存

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尊道而行率禮不越
斯則上下交泰品物咸享惠政所加達於四表布告天下咸知
朕意

貞觀十六年六月己酉詔曰氏族之盛實繁於冠冕婚姻之道
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夫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靈替燕趙
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旧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
身未危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雖在於竊
質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墓其祖宗競乎
婚媾多納財貨有如販鬻或有貶其家門受屈於姻媿或矜其
旧望無禮於旧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寔虧名教朕
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徃代橐宮咸已懲革惟此弊風未能盡變
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殺人拋法加罪仍從賦役初自隋季

政亂征役繁多人不聊生或自折生体稱為福手

福足避征戍無賴之輩尚習俗未除故立此制
十月庚申詔曰盜賊之作為害寔深州縣人多求虛譽苟有盜
斧不歆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通相歡止十不言一假有披
論先刻物主爰及隣伍久纓縲綫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
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隨事糾緝

十七年三月壬子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於真也葬者
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範備始
於棺擲譏僭侈者非受其厚費羨儉薄者寔貴於無危是以唐
堯聖帝也谷林有通樹之說秦穆君明也素泉無丘隴之處仲
尼孝子也防墓不分延陵慈父也贏博可隱泊乎闔廬達礼珠
王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以招

辱朕居四海之尊丞百王之弊未明衣中霄載惕雖送往之
典詳諸儀制失礼之禁着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
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孝行遂使
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輶盟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
相高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有
懲革其王公已及爰及黎庶送終之具有乖令式者加明檢察
随狀糾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勲戚之家錄狀聞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車駕發西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列營進兵
以攻之詔曰自莫離支為王官以賄或單貧之家因於稅歛一
馬足布隻荒織鱗或進域主或輸耨蔭其有自給類加蕪楚編
戶飢寒莫知告訴至斯責罪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無數瘡
深快意然後乃已所以陳兵法罪兼暢皇風使懷之附徒同靈

聲教息被貪殘除其弊俗今遼東之野各置州縣或行旧法餘風未殄宜即禁斷令遵國憲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力自刺以為幼戲帝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娑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刃割舌幼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祭遣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廟二年夏四月丙子詔曰朕撫育黎庶思求政道欲儉以訓俗礼以移風菲食卑宮庶幾前軌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彫鏤鷄子旒作奇巧以將進獻巧麗過度靡費極皆由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今以去宜並停斷所司加明謹察隨事糾正

龍朕元年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二年夏四月甲戌詔曰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為常亦有送葬之時共為燕飲遞相酬勸酣醉而歸或寒食上墓復為勸樂坐對松楸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斷仍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天理輒歡食者帝因謂侍臣曰吾聞情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歡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盡之餘埋之於野此事虛費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奏曰情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仰遂貴買以元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愛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詔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幕籬曾不乘車別生擔子

適相倣倣侵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駝馬車旣乘入禁門有虧肅敬此並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帝以頻年飢儉百姓匱乏召雍州長史李義琛及萬年等四縣令謂曰朕每念還淳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必歆化行於上事戒於下如聞游手惰業此類極多時執稍不熟便致飢饉須加勸勵使危困之異之色綾錦並豎間裙衣等靡費麗服飾務尊節歛耳紫服赤衣以辨貴賤遂有閭閻僮僕公然服用又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為厚葬遠越禮度但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等嚴加捉搦勿使然也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兩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更即成昏遂輟首經之容敢中牢鬻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至闕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即懲革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罷斜封官先是中宗時官爵滯濫因依妃主墨勅而授官者時謂之叙封至是並令罷免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宗上言請檢天下僧尼以為濫還俗二萬餘人

四月丁酉詔曰朕聞鵝鴨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虛費令百姓飢阻未能周給鳥享人食是何道焉其料宜即停并鷄坊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歎大歎自今

已後百家輒不得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者皆
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壬
子詔曰佛教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視望比歛
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觀葉希金逐飲思水侵以
流蕩頰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肉酒
手漫羶星尊敬之道既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飢
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外法本居心近諸身道則
不遠溺於習積實籍深明自今已後林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
寫經為葉須瞻仰尊者就任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
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
為樂樂不正則不能理人况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道之以
禮中則申之以樂苟或不戒孰云致理自有情類靡庶政彫欽
徵聲遠於鄭衛樹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
浸以為俗所戎王奪志夫子遂行朕方天變流訛用清淄蠹卷
茲女樂事功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為甚既令式尤宜禁斷自今
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切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
務令杜絕以稱朕意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戒以其無益亡者有損
於生業故也近代已來共行奢侈遞相倣倣成風俗既竭家產
多至彫弊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識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蕃之
所存古者不對未為非達且墓為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別造田
園名為下帳又盟器芋物比旣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
暴骸實由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未申明喪葬之家無所

依准宜令所司擬品命高下明為節制盟器等物仍定色數長短大小園宅衣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城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犯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宜貶遠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日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深蠹禮經至如別宅婦人久未悛革近令檢括配入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舍弘司屈常憲許其遷善特放出令府縣即配嫁不得影認更為藏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並宜放免自今更有犯者並朕法科斷五品以上仍貶授遠惡處官已後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媵妾亦不得別處安置即為常式

十一月乙未詔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解若之罪人或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

津梁養彼愚蒙將入坑穽比者白衣青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侶稱譖禪觀妄說災祥別作小經詎曰佛說或輒云弟子號為和尚多不娶婚眩惑閭閻觸類寔繁蠹正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容姦宄自今已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知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從貶降

六年七月丙寅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縱暫祗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觸途使役以徇聲名實由紀綱未樹教令不明去年從京向都嘗以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誥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刺史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做情懷之於今豈能無怪冬中西幸不踵前其有輒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別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糾

察隨事奏聞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盡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勒其僧還俗納其財

四月壬寅詔曰內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寧啓二門聞化寺度及福先寺三陞僧創無忌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為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姦欺事非真正即宜禁斷其藏物付御史臺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為文簿待後處分

六月丁亥詔化度寺無財物田宅六畜並宜散施京城觀寺先用脩理破壞尊像堂殿橋梁有餘入常住不得分與私房從貧觀寺給仍令御史張搏與吏部侍郎崔暹京兆尹孟溫禮取元奏數揀京師大德戒行灼然共檢校量事均融處置訖

奏聞諸州長官及按察使所察獲錢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當

散配處分訖中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詔曰什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黃法服衆以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如聞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為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以後更不得與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並宜括還本寺觀

八月庚戌詔曰如聞百官及庶人家殯葬頗違古則無復哀戚逸相誇尚富者踰於禮法貧者殫其資產無益於死徒損於生傷風敗化斯數尤甚自今已後送終之儀一依令式至墳墓所仍不得聚飲酒食肉宜令所司嚴加禁斷更有違者科違勅罪十四年四月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誑惑士庶假託災祥兼託符咒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然仍慮愚下未

能峻政令所司申明檢勅嚴加察訪

七月丁卯勅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文工粟帛之本或
虧飢之患斯及朕故編諸格令具列刑章冀以還淳庶皆知禁
如聞三公已下爰及百姓等罕聞節儉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
華車服未指珠翠此非法之不善當由吏之不舉也宜令所司
申明格令禁斷

十六年二月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惠在不均哀多益寡務資適
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令已後天
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己巳詔曰遺樣綾錦等類有優分如聞常未懲革
宜令府縣申明前勅一切禁斷所由官長不存捉搦量事貶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

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湫同河漢故三皇作人五帝
乘時未聞方便之門自有巢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梁迷至理盡
軀命以來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効見在家之業已
空事等繁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
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訟壑無厭唯財是歛津梁自壞其教安
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
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道不常異端斯起今自己後僧
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作後不行宜守
俗制如有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
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六月己未詔曰夫釋氏之旨義歸真寂爰置僧徒以奉法教而
趨末忘本撫華棄實假託權便之門以為利養之府徒蠲賦使

積有姦訛至於浮俗奔馳在道穿鑿言念靜域浸成通教非所以
以斗和至理弘恢玉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
寒其源不度人來尚二十餘載訪聞在外存三十已下小僧尼
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守
觀自令住持或寓跡出閑潛行閭里陷於非辟有足傷嗟如聞
遠就山林別為簡者兼亦聚衆公然往或忘託生緣輒有俗家
居止即一切禁斷

二十年四月丙申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侵以成
俗士庶有不合廟宇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拜掃申禮於塋
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
禮未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威儀令自
整肅徒衆既廣統攝尤難牙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
檢校道僧威儀事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司不
煩為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於東郊畢制曰書不云乎不作無
無益害有益語不云乎奢則遜儉則固編陳前古常所有在心
將斷厚以為據斯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並不得以珍物
進獻所司應緣宮室脩造務從節儉但蔽風雨勿為華飾至如
金玉器物諸色雕鏤朕緣蕃客所要將充宴賞今流俗之間近
相倣倣既損財於無益仍作巧以相矜敗俗傷農莫斯為甚並
一切禁斷以絕浮華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詔曰古之聖王先禁左道為其蠹政犯
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談休咎假託卜筮初惑閭閻終彼愚

蒙多受欺誑宜申明法令使有懲革自今已後緣婚禮禁葬卜
擇者聽其餘一切禁斷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請
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此之因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非
一遂使是非齊列真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頽弊天
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勅到陳首免罪還俗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詔曰古之送終所尚乎檢比來習俗漸至
於奢尚炫耀於衢路復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禮多闕每
因送葬或酬飲而歸及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為宴樂在於風俗
豈成教禮自今已後其緣葬事有不依禮法者委所由州縣并
左右街使嚴加提攝一切禁斷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
在決一頓凡是四人不兼二業或有依冠之內彙於庶隅專以

貨殖為心高賈為利須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都御史
臺及諸道採訪使具以狀聞當則處分布按中外咸知使聞
六月丙辰詔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邪適其宜如聞
江南江淮兼有水驛損人之費馬慎覺勞也且使臣受命速赴
程期豈有自求附安故焉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是歲京兆
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
騎犯罪之人因茲奔竄宜請禁絕從之尋又不行

天寶元年三月甲寅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骨時
令通之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而棄死皆致之
中野無復安葬情理都闕一至於斯習以為常乃成其弊自今
已後已委都縣長吏嚴加誡約使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
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與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

共埋瘞無使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月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
處廣造店鋪出賃與人于利商賈甚莫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
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伍伯文其漬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
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詔曰比者不急之務尋已詔停如聞
所未司全省戒載求人瘼實切朕懷因當革弊息人勵精為
理自己今後內外不得輒別徵求妄為進奉諸色力役造作非
軍國灼然要及急諸色率稅一切並停太常音聲除禮用邪樂
外並教坊音聲人等並仰所司疎理使敦生理業非祭祀大祀
及蕃宴客更不得輒有追呼其內依將作火監及諸供司工匠
等各仰長官逐要量留餘者並委御史臺加糾察如有違犯具

錄奏彈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卷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六十

帝王部一百六十

華弊第二

唐德宗太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六月己亥肺赦書應士庶
自艱難已來田宅踰制車服奢侈仰所司詳前後格勅明立法
度王公百官既處榮班宜知廉慎如聞坊市之內置邸鋪販鬻
與人爭利並宜禁斷仍委御史臺及京兆尹糾察七月壬申毀
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
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廡矣及安史二逆
之後法度摧壞大臣宿將兢崇棟宇臺榭之飾无復界限力窮
乃止人謂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佗室稱是既
既而璘卒於軍以表歸京師士庶於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校

刺會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喻制者皆毀

七月己卯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貨易者皆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俊當南北之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賤例置邸肆各託軍用實私其利焉至是乃絕

貞元三年十一月壬戌罷浙西雜罰錢初浙西觀察使王緯以諸州人吏為前使韓滉所濫罰錢凡欠十八万滉留府吏何士幹奏請徵以進奉緯抗疏曰滉懲人吏皆是罰錢格或正賦流徒令免况多雜罰身已當辜縱有欠繫僅存家資佑賣盡盡以滉至苛至切比年猶徵不得臣自發上都煩言載路及到所部有所傳聞謬寄方隅特蒙天造奉辭之日親承德音令臣開

闢田疇安輯黎庶豈敢流毒无告勤人自容特請停徵以緩下土從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制舊事官中所要市外聞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真元未以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貫物仍索進門戶及脚價錢人將詣市者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而實奪人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之遇內官稱官市取之終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農夫帝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要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自然後食今以柴汝與不敢求直

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內官街吏擒以獻詔黜此內官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帝初即位即禁之及大赦又明禁焉又貞元中內要亂母皆令選京城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皆賣產業无業割院及地賣之貴買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者之及此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於省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於張羅網於門不許出入者或以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雀郎瘡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攜挈而去帝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嘗欲禁之及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

大說

憲宗永貞元年九月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負官之制

元和七年二月癸詔曰自今應有入審使不得與私覲正負官別給錢物以充私覲舊使絕域者許帶十數負官取資以充私覲蓋優假遠使然殊非典法至是革焉

八年四月乙未罷宣徽院樂人所借官宅自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院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稍稱旨輒蒙厚賜及帝即位令分番上下更無他賜至是收所借宅

九月詔曰此聞嶺南五管并福建黜中等道多以南口餽遺及放諸處博易骨肉離圻良賤難分念茲遠人授抑無告所以去歲處諸道不令進獻近因賂遺事覺方驗詔旨不行分雖量輕

重各正行典猶慮未降明勅尚有因循自今嶺南諸道輒不得以口餉遺及將諸處博焉又有求利之徒以口博易閔鎮人吏容縱頗多並勤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如更違犯必重科懲如長吏不存勾當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因是宣罷口臘等使

九年十一月丙子如詔聞比來京兆康每及臘日府縣捕養孤鬼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並停十一年十一月壬申門下省奏事官非急奏諸道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時未班師詔命曰宣洎諸軍之奏請所至驛騎不足以充傳之縣發公私乘以濟之中使力奪道中往來馬有餘則驅以行拒者輒毆尋之雖執公券御王命至大鎮實倖或為其凌折於是有繇經山谷懸倚儉冒秦奮而行都邑大道乘者幾絕中人每至之處又遣驛吏搜發往來私馬驛吏因執馬來賂厚者免之甚為時害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左右龍武六軍及威遠營應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所請衣糧宜勒停仍各委本軍具姓名牒送府縣收管自貞元己未長安留戶皆隸要司本邑庇禁軍桂籍者計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處闌闌身不宿衛功錢代行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十四年二月壬子詔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住得替後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自今以後有此色並勒依元額為定

穆崇和元十五年正月辛丑即位二月丁丑赦詔如聞度支益鐵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戶庇入院司不伏州縣差科疲人倫若事轉不濟知有此色仰當日勒歸州縣

文宗以實歷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庚申詔曰

尚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
慈儉為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
求不給朕以溷溥遭逢內難劓若父之仇恥據億兆之衣兜而
肢肱大臣群鄉廢士弘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
華夫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復禮脩政安人宵
央匪寧旰食勞慮夫儉過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

俗登大古道洽生靈儀刑邦家以化天下長春宮見在斗斛及
絲草席等依前戶部收管鄆縣濊改鳳翔任谷地並還府縣教
坊樂官翰林侍詔之術官并摠監諸色職事中冗員者共一千
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摠監中一百四十二人先屬諸軍各並歸
本營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

歸本營元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
並宜停給應緣由獵鷹鄒獸犬等並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
鷄等長慶已來常進外宣索自今已後一切停進其俗備蒐狩
量留者宜准憲宗朝故事其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
百人並宜停罷應別詔宣索綦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
支益錢戶部及府州百司應官供禁年支一物已上並准貞元
額為定度支檢勘具元和已來加配合停色數二十日內分析
聞奏先造供禁中林榻以金節琴瑟雜寶鈿珠瑪瑙繫者悉
宜停進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左龍武軍其殿及停子今所
司圻收餘舍並賜龍武軍收管應行從處張設不得用花臘結
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樂女人各賜所帛放還本道應
城外墳墓先有開廊道路以備行幸處宜各兩軍及府縣曉示

百姓任其脩塞於戲昔漢文顧十室之產而天下允安我太宗
文皇帝勤四海之理而帝業隆盛暨乎列聖罔不承式而歲代
滋允訛弊以生仍屬艱故未遑改作朕郊荷重器思臻大寧將
正躬以立訓爰取新而革故咨爾百辟卿士外服侯衛其諭朕
意永堅乃心無縱慾而敗度自底身朽不類率是教典用交脩
焉布告中外咸使知悉上登極終踰旬日蠹弊所萃皆出自宸
旨中外慶抃見貞觀之風復行於今矣

大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掠賣
餉遺前後勅制處分重疊非分明近日衙中行李元志等雖
云買致數貫至多宜令本道舉行元和四年閏二月五日及八
年九月十八日勅文切加約勤遂道各著判官一人專知郎定
各聞奏知已后發覺當重加貶降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應屆諸軍諸使內外百司度支戶部益
鐵在城及諸監院畿內并諸州監牧公主邑司等將建官典所
由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居挾各勅牒州府免本身色從自艱難
已后事或因循多無挾各私自補置遂行影占侵害平人自元
和二年長慶元年寶曆元年大和三年前後赦令約勒皆令條
疏及勅具挾各聞奏所司竟未遵行姦弊日深須有釐革况聖
王在上百度惟新內外有司悉心奉法改更制置今也其時臣
等若又依違養生何由蘇息望各令本軍本使本司勘會據元
勅元管數額合食衣糧資課糧料人具挾各補置年月鄉里分
折聞奏此外不得更有影占自此之后有逃死補替仍年每終
具替人各挾聞奏其挾各限勅下三箇月內聞奏畢左右神
策六軍威遠營除請衣餘一功委本軍條疏踈理訖具數聞奏

其餘諸司諸使並令御史臺勾當依限申奏仍切加訪察勿許因循後之

七年七月勅諸道如有兵革水旱州府殘破及不存濟為遠近所知者除朝廷特有借賜外輒不得自請賞設錢物又諸道戎師除替后倉庫便屬后人賞設三軍須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別賞給自行私惠類紊朝章向後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后並須待新使賞設不得使有留別

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勒禁斷印曆日版歛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之授道故命禁之

開成元年正月戊辰勅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林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舊官右神策軍及諸色人假商人各申納林木

計支實直三十二萬二千四百餘貫所至林木並無至者御史臺推鞠皆王瑒受王守陸輩請託中納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申詔仕雜工商實因帶爵尚須令使改以賜財其入蕃使舊例與私覲官十員宜停別與錢五十貫文令度支分付求為定例

三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資典禮如聞往者駙馬常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遠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

周通制便為定儀駙馬杜宗以公主薨日近除官未謝時帝問為國戚蓋由此已帝問之大驚遂遷下是詔

三年九月癸未詔曰左右神策所奏將吏改轉比多行牒中書門下便覆奏處置起今已後宜令軍司一一聞奏狀到中書然後檢勘進覆自開成初軍人奏官多不先聞奏轉遷相次僅無

靈日至是方釐革之一

四年六月乙丑中書門下奏請停堂厨提錢官從之先是宰相

人以發錢散配息利謂之堂厨提前官累占
富豪為弊日久之是幸臣楊嗣復請罷之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赦鄧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

不供給必致怨死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

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疏

量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官察使刺史

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州留使錢

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已贓論

仍委出使御史糾察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所在物產有自時價官人買賣

令准時宜近日相承皆置供應戶所資累庇多是富豪州縣科

差盡歸貧下不均害理為弊頗深自此已後委觀察使嚴加覺

察宜並禁斷切慮諸道州府尚有此色諸各牒諸州府勘會臣

細申臺以憑鞠理從之

六年十二月勅往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及大和八年二

月十三日勅文悉耳稱究先次四十然後依法勘當近日無良

之徒等閑詣闕奏耳每驚物聽皆為抱冤及令推窮多是虛妄

若不止絕轉恣兇狂宜自今已後應有人欲論訴事自審看必

有道理即任自詣闕及經臺府投訴當為盡理推勘不令受冤

更不得輒有自臥街奏耳前有犯者便准前勅處分後配流遠

處縱有道理亦不為申明時御史臺奏覆驗稱冤人滄進冤
妄奏耳稱冤耳伏科罪故降是勅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鄉村糶貸斛斗及賣薪炭等物多

被牙人於城外接賤糶買到居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常

買貴物稱量之際又罔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於諸門嚴切條流不得更令為犯又國以人為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為天食艱則人何以濟蓋聞偽朝已來恣為儉倍至於雜色斛斗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誅求納一斗則二斗未充納一束則兩束不可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弊生靈莫斯為甚自今後仰長吏選清彊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斯姦欺兼其逐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守於王制苟容僥幸必亂規繩訪聞富戶田疇多投推執影占州縣不敵科役貧下者更代征徭專致彫殘最為蠹弊將安疫察須擇循良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誅祖庸使禮禴停祖庸各額依舊為益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奏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內甸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尽一依偽梁制度仍委鄴度使刺史通田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廩錢物先祖被庸院一切管係今據數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准此施行從之

九月都官負外郎于勣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
二年六月詔以僧尼不歸寺院竊占民舍以居之訛濫日甚勅除有各額寺院外無堂殿佛者並勤毀之

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久從偽命有不益於國為患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帝聞隨節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送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文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

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為貴百行之內孝道為先凡戴比辰並
遵皇化脩聞南北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
父母如此無時投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由於長
吏昔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伯之虞
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風巡豈不能宣此闕之
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逐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後父母
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待使子奉其父母婦
侍曰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急於諸父如或不修故態老者卧
病少者不勤侍奉子女弟姪並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
知者當罪其夫及其曰姑

閏八月吏部郎中何澤請廢戶部蠲紙奉勅日月流行之處王
人億萬之家既絕煩苛無濫力役惟忠壽二柄可以旌表戶門

若廣給蠲符深為弊事昨者所為地圖域逐閏重疊上供之州
郡之中皆須厚歛而猶尋降誠東並勒廢停今此倖端豈合更
啓逐年蠲紙宜令削去

四年六月乙丑勅自天成續紹之秋曾降勅應隨駕并內外將
校職官許奏各街當議遷陟俾行賞罰之恩以報惟新之命自
後累據奏薦人數極多已經數載尚奏有陳既是論乞新恩豈
宜積年中奏兼恐有後來補署終改職名更望官資員子爵命
若無止絕慮啓倖門此後諸州諸使不得更有論請新恩如是
顯立功勞要行酬獎即委本處長吏特具奏聞酌其緒效當議
施行夫爵賞之權國家利器頃因多事散以賞功苟利社稷夫
何愛焉近緣肆赦萬方陪臣列許昇轉且聞亂離已前諸節度
州職掌自兵馬使已上或因立效或遇軍恩許奏乞憲御每日

使不過十數人矣軍府有額守之不踰自偽梁已選侯伯無考秩
每將去任遷補不常至於守門掌庫簡札小胥十祝優倡例稱
棘門劇職奏請天命火則三二百通多則五六百通三公三產
之秩往往有焉金章紫綬不問於小胥賤吏於此之中猶多謬
濫帝知其事故令止之

長安元年七月勅訪聞諸道州縣官自銜虛名不借人戶皆於
省限已前行帖催驅須令人戶貴買充納且徵科租賦乃是常
規所務事集人安不必急徵暴斂况累降勅命非不丁寧只據
規程勿令踰借此後為徵科事辦亦不酬勞本州不得申奏如
遺限稽慢即准條流貴罰如灼然添得麻署招得流民無害於
公私者可具事由申奏因得特行優獎

起初同光時租庸使孔謙
中原未平所利財賦辦集乃奏請州縣官府徵科先可者則行
恩獎或與檢校官或賜章服由是長吏競為苛刻於省限前卒

徵暴斂以希曲恩或蠶而末繭故絲麥初芒而督稅皆出利末
取其費數倍人皆哭而無訴自天成以來猶曰轍仍長吏以此
成風計司奏請無已時故徵其如又勅京百司不許影庇州
是屢奏華政猶未能杜其傳門惜哉

縣戶人虛出課利

二年四月夏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為地圖

五月詔曰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朝臣或宣達君
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親射職負安排親昵或潛
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臣
未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關上訴長
吏罰兩月俸發為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曰朕聞奇伎淫巧增率損功古先
哲王常戒其事朕憲章百代臨御万方以其欲致延鴻必絕驕
奢之漸將期富廣須除蠹耗之原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而成

俗近者諸色進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異曾經釐革尚
敢踰違宜再舉行貴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諸處不得進奉所由
司不得輒通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曰奇伎淫巧徃誥不容務
實去華哲王所尚應有浮虛假偽之物不得鬻於市肆委所在
常加覺察犯者重加刑責

二年九月將作水監高鴻漸奏伏覩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
之若當殯葬之日被諸色聲音伎藝人等作樂求覓錢物伏乞
顯降勅文特行止絕或所在官吏等通容不與覺察請行朝典
勅爽葬有期哀情極其或舉樂可謂乖儀始因伎藝苟極遂致
流訛漸起所陳章疏頗正時風宜下有司永令止絕

十月詳定院奏前洛州雞澤縣主簿茹恕進策五件可行者有

二其一云伏見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規定知後所由置
遞符脚力每遇緩急常遣往來既有嚴程孰敢慢事近日州使
多差牽隴散從承符步探官等下縣追督公事始發一替專人
又致績催使者事則一件兩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剝削蒸蒸
實為抗煩縣邑其官吏無假區分庶事雅當祗奉專人如此弊
訛特望條貫若令佐稍虧職分或後公期顯有憲章請行典法
其二曰自前兩稅徵賦已立三限條流官負懼殿罰之威鄙級
畏科徵之罪苟非水旱敢怠區分未嘗有不了之州何處是不
前之縣臣今覩諸道省限未滿州使先追仍勒官負部領胥徒
云與倉庫會抹務行誅剝固作瘡痍全無軫恤之心但恣貪求
之意外邑所由等不免牽費非理盤纏例總破家皆聞逃役自
今後伏乞只憑倉庫納數點算便即委知仍取縣司申聞勘會

以明同異若實違者司期限請依常典指揮會抹之名特乞停寢者臣等參詳苑恕所陳事件要絕煩苛當務約民以俾求理誠為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大宋開運二年秋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許敬遷奏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並取契丹樣裝飾以為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下明詔毀棄須依漢境舊儀勅曰近年中華逃人浮薄不依漢禮却慕胡風果致狂戎來侵諸夏應有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等並令逐處禁斷

隱帝乾祐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游惰之民多歸僧舍朝廷用兵須豐軍食請三五年僧止絕間尼戒壇兼禁私行剃度從之

乾祐三年九月甲申詔諸道州府自行軍副使已下至今錄佐椽不得部於本內影庇人戶各為伏事自是州縣舊合職役人多除籍放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天下諸侯皆有新城自可慎擇委任當必禪奉朝廷若更別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捍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

三月壬申勅前朝於諸州府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倫詢羣議庶科封章具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夏春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况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並宜放散百

逐田農自去年四月已前州縣元管係人數一切如舊其遞鋪
如已前招到者且仰仍舊今後更不得招召其諸處場院並
不得影庇兩稅人戶所有河北諸州及澤潞晉絳滋隰解等州
於先差散從親事官內選到弓箭手只且留在本州管係其餘
放散先是漢高帝於諸州府百姓內差親事散從官又差力及
戶充遞鋪天下三司諸場名各百姓替占後兵士帝知其
不便乃下詔革
焉公私便之

四月皇子鎮寧軍節度使榮

即世宗

言屬州帳內有羊猪紙炭等

戶并羊毛紅筆紫草及進奏官月料并是影占大戶凡差役者
是貧下戶今並欲放免為散戶詔褒之日鄉作鎮王畿留心政
道雖半盭細務不懈於躬親而會斂無名盡思放能蠲放惠窮
困深協眷懷已降宣命指揮使並放為散戶
二年四月勅諸縣鎮令佐鎮將不得乞年常許人糾告

八月甲午勅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舉留刺史縣令牧宰
之任委寄非輕繫蒸民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
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听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養之
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刺史縣令顯有政能
觀察使審詳事狀朝廷當議獎昇百姓僧道更不得舉請一切
止絕

十月庚寅詔諸州或罷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
州府各有作院每日課定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
每年占留係省資金不少謂之甲科仍更於本部內廣配土產
物又徵斂數部民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
器甲以進貢為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戶帝以諸州上供器
甲造作不精兼占留係省物用過今乃罷諸州作院詔藩當候

郡牧罷貢器甲仍選擇諸處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辛丑詔諸道州府所差知館驛人不得於縣界別差人戶貼助致擾貧民

十一月丙午勅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官或拘忌於陰陽旒擯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肅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尽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終抱恨之寃千古無不歸之骨措紳人士當體茲懷一應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如是早幼在下者不在此後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

或是早幼在下勒於納家狀告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遂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糾舉違犯者當行典憲如是不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之司其中有兵戈阻隔或是朝廷特息除拜起復追徵及内外官職員皆以金革役事並不拘此例所有勅前見任職真官及今年舉選人等不在糾舉之限是月鳳翔言義州蕃部買牛入蕃多是宰殺乞止絕沿路州縣道路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蕃人從之

二年五月勅榜宋州曉諭管內諸縣民等省前鄴度使常思所進絲四萬一千四百七兩言出放在民例以五月內徵納其絲並還元契除放如已納到者委巡檢使柴進據數追戶責領歸還榜到速告報知委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勅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宇如有功

績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取處分自是諸道奏不合典禮而
享廟食之咸毀之

五年正月尅復淮南詔免濠泗楚海揚泰滁和等州管内罪人
及蠲其殘稅博徵洎諸科率之物先是人於兩稅外以茗茶
米以充其直謂之博徵又歲又率羊羶薪炭之類人甚
若之帝以尅復之始悉命除命放民情悅甚久蘇之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六十

